世界文学研究

人工智能时代的灵魂之书

——评当代俄罗斯长篇小说《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

侯玮红

摘　要：二〇一五年面世的俄罗斯长篇小说《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广受好评并得到极高的赞誉，其对文坛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在苏联解体后文学中心主义时代早已远去的今天实属罕见。本文从这部小说产生的背景、女主人公祖列依哈灵魂救赎与解放的历程、小说所揭示的爱之真谛三个方面分析这部小说不同于一般女性小说的独特内涵，阐释它在当今这个科技化、信息化高速发展、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取代人的作用、而人的信仰与精神普遍迷失的时代，提醒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初心，启发我们进行灵魂思考的根本意义，说明它成就了可以载入当代俄罗斯文学史册的“祖列依哈现象”。

关键词：《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灵魂之书；俄罗斯文学

DOI:10.16100/j.cnki.cn32-1815/c.2019.06.016

一、《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的创作由来及其意义

二〇一五年，长篇小说《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宛如一股强劲的风，激起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热烈反响，为这个“俄罗斯联邦文学年”增添了更加浓厚的文学氛围。欣喜不已的评论家赞誉它是“苏联解体以来最优秀的作品之一”，称其“占据了早已空缺的全民族小说的神龛”，“不仅是俄罗斯文学的经典，而且是苏联时代艺术的巅峰”。[①]如今，四年过去了，小说依然稳居畅销书前列，并陆续被译成三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小说作者——此前寂寂无名的少数民族女作家古泽丽·雅辛娜也因此获得多种文学奖项，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坛上最耀眼的新星之一。

古泽丽·沙米列夫娜·雅辛娜生于一九七七年，在即将步入中年之际凭借第一部长篇小说就一举成名，这对于她来说绝非偶然。女作

① Пустовая В.Большойроман с вишенкой.//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2016.№3.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家生长在喀山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是一位德语教师，他有一双巧手，能做出很多漂亮的东西；外祖父则经常给她讲述美丽的童话故事。古泽丽小小年纪就被引入了缪斯的殿堂，开始尝试写作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剧本、哲学童话等等，她整个童年和青年时期的最大梦想就是当一名作家和剧作家。虽然事与愿违，后来她大学毕业于喀山师范学院的外语系，一九九九年来到莫斯科后从事的又是市场营销、视频设计和广告等领域的工作，但她从未放弃对文学的热爱和对戏剧创作的努力。同时，家族的渊源与经历既成就了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女性的特殊灵性，也成为她永远探求的未解之谜，自然也转化为她创作的绝佳素材。祖母拉伊萨·沙基罗夫娜出生于鞑靼斯坦共和国萨宾斯基区的尤里村。一九三〇年一月三十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决议，由此开始了消灭富农的大规模行动。在三百万被剥夺财产、六百万被迫移民西伯利亚、北方、哈萨克斯坦和阿尔泰等边远地区的富农中，年仅七岁的祖母跟随全家流放到西伯利亚安加拉河支流的一个小村里。十六年后上完师范技术学校的祖母回到故乡做了一名小学教师。祖父母是村里的知识分子，但他们过的依然是鞑靼人传统的乡村生活。在祖父母家度过许多童年时光的雅辛娜既熟悉了民族生活的种种习俗与礼仪规矩，又从祖母不多的讲述中对那段历史萌发了强烈的好奇心。在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之后，雅辛娜开始酝酿她的这部长篇小说。她做了大量实地考察和材料搜集工作，多次光顾位于莫斯科的萨哈罗夫中心——一座以苏联科学院院士萨哈罗夫命名的博物馆，因为那里可以免费查阅各种档案资料。她还利用网络的便利快速订阅相关科研论文与专著，并从俄罗斯科学院历史部研究员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泽姆斯科夫对移民的研究著述中受益良多。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创作小说完工。但是对于一个起步者来说要想出版着实艰难。在和几家出版社联系无果后，她偶然间找到了一家文学代理，接下去就进展神速了。文学代理竟然把书推荐给著名小说家乌利茨卡娅评阅，小说深得乌利茨卡娅青睐，被其举荐到知名的“叶莲娜·舒宾娜编辑部”，于是小说顺利出版。这部最终定名为《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的长篇小说所获得的成功令人不可思议，仅在二〇一五年一年就拿到“年度图书奖”、“亚斯纳娅·波良纳”奖、“21世纪奖”和“大书奖”。但古泽丽没有就此停留，而是继续完成在莫斯科电影学校的业余学习，获得了心仪已久的剧作家证书。正如这部必将载入俄罗斯文学史册的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样，雅辛娜完成了她人生中的华丽转身。

长篇小说《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是近年来难得的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备、同时又极具可读性的作品，这也是它能够获得普遍认可、雅俗共赏的重要原因。小说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推行集体化政策为背景，讲述了鞑靼族底层妇女祖列依哈苦难曲折的命运及其灵魂觉醒的历程。祖列依哈本是鞑靼斯坦一个偏远乡村里的普通农妇，在婆家被永不停歇的劳动和无尽的蹂躏与践踏折磨得身心都已麻木。因为夫家是富农，家里被没收财产，丈夫被打死，祖列依哈和其他各种身份有问题的人一起被押往西伯利亚。途中发生事故，这些人流落到了荒凉的安加拉河畔，组成了一个几乎被国家遗忘、与世隔绝的移民村。在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生存考验中，祖列依哈为了哺育孩子顽强地活了下来；而一系列悲剧性事件的发生，却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促进了她内在自由的生成，使她完成了由一个深受宗法制思想桎梏的女性走向现代女性的心灵蜕变。表面上看，祖列依哈失去了原有的生活，远离了故土，实际上她告别的是逆来顺受、任人摆布、备受屈辱的过去，迎接她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是一名女性意识到个人尊严与价值、主动争取个人幸福的全新的生活与生命姿态。“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不仅是小说的题目，而且在文中出现四次，既提示了女主人公现实人生的重大转折时刻，也点明了她灵魂升华的步步梯次，凸显了小说情节发展的戏剧性和通过个人命运而展现时代洪流的史诗性。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带给人无限的解读空间，《祖列依哈睁开了眼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睛》就是这样，既别具新意又似曾相识，勾起人们关于并不遥远的苏联文学的记忆，评论家纷纷把它与《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相比较，将其归入集体化小说、乡村散文、劳改营小说以及女性小说、民族文学等等。诚然，小说讲述的是一位少数民族女性在苏联消除和改造富农年代中身世的沉浮，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读者被深深打动的不止是这段讳莫如深的历史的再现和女主人公令人称奇的命运的描绘，而更是这位女性背后所代表的全体女性的救赎之路乃至整个人类的解放之路的探索，其超越了宗教信仰和一国一族之上的灵性意义赋予了小说别样的艺术魅力。

二、祖列依哈的灵魂救赎与自身解放之路

作为小说的题目，“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是一个句子，而且句子中的谓语运用的是俄语未完成体动词的现在时态，表示的是动作正在进行，这一点用意颇深。雅辛娜对出版人舒宾娜耗时很久想出的这个题目十分欣赏：“……这是定期出现在小说中的一个句子。每次都是祖列依哈在新的地方、面临新的环境、遇到不同的人时睁开眼睛……当然不只是睁开眼睛，而且富有别的含义，她逐渐开始看到以前她没有看到的东西，明白了以前她没有明白的事情。”[①]是的，睁开眼睛，是我们每个人每天睡醒后的第一个动作，而小说女主人公祖列依哈的睁开眼睛却非比寻常，不仅标识着她生存年代与环境的不断变迁，而且预示着她眼界的不断扩展、心量的不断扩容和灵魂的不断苏醒。小说正是在祖列依哈不断睁开的眼睛中展现了女性获得全面解放的次第进程。

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就是“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鞑靼，虽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早已建立，这个偏远的山村也已实行集体化政策，但这里几乎还是保存着中世纪传统的宗法制社会。繁重的家务和农猎劳动、婆婆和丈夫的欺凌与侮辱、卑微而提心吊胆的生活是祖列依哈每天醒来面对的一切。这是祖列依哈平凡的一天，正是这样数不清的日日夜夜构成了一个鞑靼女性悲苦的命运。首先，传统的夫权思想根深蒂固。祖列依哈十五岁即嫁给比自己年长三十岁的丈夫，故事开端她刚一出场虽然已是三十岁的少妇，却在身体和心理上都远远没有成熟，而因为长期的劳累和被虐待依然瘦弱和怯懦得如小姑娘一般。此时祖列依哈生活的全部重心都在夫家，她的身份更像是一个女奴和女仆，不仅操持琐碎的家务劳动，而且也承担伐猎稼穑的重体力劳动；不仅全力伺候婆婆和丈夫，而且心灵也备受摧残，因为生出的几个孩子都夭折而被婆婆诅咒。可悲的是，如此苦不堪言的生活，在头脑里满是被娘家、夫家和整个社会所灌输的思想的祖列依哈那里却毫无觉知，尊严、权利、自由、幸福这样的字眼似乎在她的生命中从未闪现，她反而对丈夫没有抛弃自己而心存感激。从世俗的角度看，祖列依哈嫁给了一个殷实的富农之家，这个家有两座结实的木屋，即便在经历了余粮征集制、财产被多次充公、征收之后，家里还储备有粮、肉、蛋、肠等充足的食物，蓄养着牛、马、驹、鸡等家畜和家禽，而且在祖列依哈看来，丈夫穆尔塔扎是个“好当家人，也是个好丈夫”。他是个“健壮、高大的男人”，“干起活来样样都行”[②]。即便是常对自己拳脚相加，她也没有抱怨，而是庆幸“打得不重”，“打得不久”，而沉重的没有指望的劳作，在祖列依哈眼里是那么的天经地义，是每个鞑靼女人最平凡的日常生活：每天清晨都从倒掉和洗刷婆婆夜里的尿壶开始，然后是喂牲口，和面，打扫院子里的积雪。接着和丈夫去森林里伐木，像个男人一样举起和拖动沉重的树木。晚上回来后又是家务。到了困乏得眼睛都睁不开时，又被婆婆唤去帮忙洗澡。打水，烧水，烧热澡堂，准备桑拿用的树枝、干草以及干净衣服。伺候婆婆脱衣，捶洗，穿衣。接着伺候丈夫洗澡，更衣，最后是清洗

① Яхина Г. Прямо в серце//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Россия. 2016.12.16.№44.

② 古泽尔·雅辛娜：《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张杰、谢云才译，第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浴室地板。等到晕晕乎乎爬上床，又要被毫无体贴之情的丈夫发泄一番兽欲才昏沉睡去。

如果说祖列依哈在丈夫这里领受到的是肉体上的痛苦，那么她在婆婆那里感受到的则更多是精神上的压抑和痛苦。婆婆是个老妖婆一般的存在，她已经一百岁了，天生强悍和倔强的她为丈夫生了十个孩子，只把最小的孩子穆尔塔扎看作是为自己所生。在饥荒年代，年幼的孩子饿得扑到她怀里找奶吃，她竟然狠心把全部奶水留给穆尔塔扎，结果只有穆尔塔扎存活下来。因此，她对穆尔塔扎有一种极强的占有欲，对祖列依哈恨之入骨，处处要宣示自己统治一切的力量，用各种方式折磨弱小无知的祖列依哈，其中最狠毒的是无尽的侮辱、诋毁和诅咒，用“可怜虫”、“落汤鸡”称呼她，讽刺她生出四个早夭的女儿生不出儿子，同时因为她的梦总是未卜先知般说出不幸的预言，于是她就利用儿媳对自己的迷信控制其精神。可以说，婆婆是占据祖列依哈生命中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恶梦。

评论家形容刚一打开这部小说就“有如掉入冰窟窿一般”[①]看到了祖列依哈令人震惊和震撼的痛苦人生。是的，这样的家其实更像一个牢笼，禁锢了祖列依哈的青春年华，泯灭了她作为一个女性所有的美好天性。在寒冷而又逼仄的时空里，渺小而可怜的祖列依哈孤独地过着自己的每一天，故事开始时她在这样令人窒息的封闭生活中已经过了十五年。难能可贵的是，透过她与丈夫的对话，她私底下和各种神明的交流，她向鸟儿问候时展露的难得的笑容，我们可以看到她天真、笃信神灵和毫无怨恨的一片单纯洁净的心地。祖列依哈对恶毒的婆婆和粗暴的丈夫心存敬畏，而把自己最隐秘的爱和温柔留给了四个年幼而亡的女儿。为了女儿能在地下轻松些，祖列依哈担惊受怕躲开婆婆和丈夫去给村神上供，希望村神可以和墓地神说些好话护佑女儿。这是唯一一片属于她自己的、心灵得以抚慰的天地。除此之外，我们发现，在读者眼里如地狱般的痛苦生活，祖列依哈自己却活得并不悲苦。在暗无天日的生活场景中她的人生观却异乎寻常地明亮。也许是出于蒙昧，也许是出于天性，她不怨不悔，不恨不忧，不挣扎不抗拒，只是平静地顺命运之河漂下去，接纳一切，随顺一切，因此她并不是个苦情和悲情的人物。

祖列依哈第二次“睁开眼睛”是在流放途中。这时的她已经走出了自己的小家和自己的村庄，进而走向了社会。苏联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政策，时代之风席卷了祖列依哈所在的边远的鞑靼村庄。丈夫穆尔塔扎完全无法适应新的局势，气急败坏，因为被红军发现私藏粮食而恼羞成怒，激烈反抗之下意外被毙。随后家里房屋和财产被全部没收和接管，无家可归的祖列依哈和其他富农一起被迫离开家乡踏上漫漫迁徙之路，身不由己卷入了宏大的新生活。

从迈出家门的那一刻起，祖列依哈就开始从任人摆布的附属品走上独立自主的脱胎换骨的旅程。可以说，她踏上的既是流放之路，也是认识自我、实现自我的漫长征程。虽然她从牢笼一般的家被驱赶到了另一个流动中的监狱，过着被押解、被管制的生活，但是这长达几个月的旅行仿佛是新诺亚方舟的漂流，把她从遥远的沉闷而腐朽的宗法制社会载向了鲜活的既严酷又蕴含无限生机的当代。她从每日只需面对丈夫和婆婆变成接触到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从最远去到森林里伐木变成向那个她曾经十分向往的大城市——喀山进发，从自己未曾作过任何决定到独自面对一切。她小心翼翼又好奇而本分地打量这个纷扰喧闹的世界，沉默寡言而又诚心善待出现在她身边的每一个人。虽然她依旧没有主动权，依旧是被命运推着往前走，但是如同她并不知晓却已在腹中悄然孕育的小生命一般，她内在的“我”也破土而出，在风雨中逐步成长并愈发坚韧起来。在长途跋涉中她的生命如路边的野花看似柔弱实则刚劲，在极端恶劣的自然和人为环境下她奇迹般活了下来，而且还凭借本能救助了一些人逃离地狱。

在这一阶段，祖列依哈生存的背景中出现了对她影响至深且改变其命运的两个人——

① КудринО.Оптимизм в прошедшемвремени//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2016.№4.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负责押送移民队伍的红军战士伊格纳托夫和同样身为移民的医学教授莱贝，一个为她带来爱情，一个助她成为母亲。

红军战士伊格纳托夫无论在年龄和外形上、还是在出身、信仰和对待祖列依哈的态度上都与丈夫穆尔塔扎形成鲜明的对比：穆尔塔扎是地道的鞑靼农民，有着这个民族传统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故事开场时他已是个六十开外的老年男人，脸上是刀刻般的皱纹，胡子蓬乱，眉毛紧聚，身形粗壮，手指粗糙，性格阴郁暴躁，在昏黄的油灯下显得更加面目可怕。而伊格纳托夫的出场则像一道光，瞬间照亮了祖列依哈的世界：在祖列依哈和丈夫去墓地藏匿粮种返回途中，远远传来深沉浑厚的歌声——《国际歌》。略懂俄语的祖列依哈听出这是一首关于自由和救赎的歌。紧接着，迎着明媚的阳光，年轻英俊的伊格纳托夫穿过严冬的森林策马而来，他容面光亮，身材匀称，青春的激情和坚定的信仰使他洋溢着勃勃的生机。歌声正是从他的口中唱出。伊格纳托夫坚信党的领导，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心不是为党而跳动，而是在为党燃烧。他怀着为国家贡献力量，革命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大志，不允许自己有妨碍于此的儿女情长。作为一名红军战士，他参加过国内战争和中亚剿匪，后来接受喀山政治总局的委派，到农村进行清理富农的工作。当他发现祖列依哈和丈夫穆尔塔扎乘坐的雪橇上残留的麦粒时，进一步盘问，已经接近崩溃边缘的穆尔塔扎抡起斧头，伊格纳托夫扣动了扳机，穆尔塔扎当场倒下。伊格纳托夫与祖列依哈的关系正如他本人的性格一样复杂：是他亲手杀死了祖列依哈的丈夫，还按照政策把祖列依哈赶进了移民队伍，使她远离家乡，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从另一方面讲，客观上他使这个不幸的女人摆脱了她粗暴专横的丈夫，为她打开了通向外界的窗户，给了她真正的爱情和保护。

另一个改变祖列依哈命运的人，是为她接生并照应其子健康长大的莱贝医生。祖列依哈所在的这支被没收了财产和土地的富农队伍到达喀山后，与来自列宁格勒的由各色知识分子组成的移民队伍汇合，在押解站被羁押了很久，然后被装上闷罐车，押往指定地点。在监牢里，祖列依哈把自己仅存的一点面包干分了一半给知识分子队伍中的莱贝，从此开启了他们之间奇特而长久的患难之情。莱贝是喀山大学的医学教授，也是知名的外科医生，实际上在妇产科方面技艺高超。因为不合时宜而被边缘化，患上了失忆症。在流放生活中他的才能被极大地激发和利用。是他在祖列依哈自己还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现了她有孕在身，并且在没有任何医疗设施的流放村里为她顺利接生。是他接纳祖列依哈带着孩子住进他的卫生所，为他们母子提供安身之所，是他每每在祖列依哈的儿子优素福生病时为其救治，屡次化险为夷，帮助祖列依哈实现她做一位母亲的梦想。

祖列依哈第三次“睁开眼睛”是在流放地安加拉河畔。这时她已经在这个原本荒无人烟后来由移民们共同建设起来的移民村里生活几年了。她的生命和潜能如花儿一般绽放，所有经历过的磨难似乎都在为她能够经受住移民村里生命存亡的考验奠定基础，从而为她走向觉醒铺就了道路。过去曾经的苦难赋予她的忍耐力，以及在繁重的农村劳动中所练就的种种本领在这个开天辟地般的生活中得以全部发挥和应用。厨房里的清洗备料对她来说根本不在话下，她甚至意想不到发现了自己狩猎的天才，那个曾经在夫家尽量“无声地溜过去”的弱女子，现在大踏步地在森林里行走，拿着枪猎熊。勤劳而灵慧的她又学习了很多新的技能，比如跟着医生学习了护士的全套护理技术。与此同时，她的美也在创造和劳动中、在众多善良而嘉许的目光下被发现、被爱慕。其中就包括那个令她既敬畏又莫名吸引的警备长伊格纳托夫。这个曾经告诫自己革命事业为重、不可沉迷于感情的男人，开始时对她仅仅出于同情和负罪感而在艰难的迁徙旅途中屡屡保护她，继而在移民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几经矛盾斗争后，祖列依哈终于接纳了他，在爱的海洋里焕发出一个女人所有的魅力。祖列依哈睁开了看待生活和看待自己的眼睛。

祖列依哈第四次“睁开眼睛”，儿子已长大成人。祖列依哈在丈夫被杀死前最后一次为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其履行义务时意外获孕，在随着她迁徙奔波、忍受饥饿困顿和各种凶险之后这个小生命竟然顽强地存活，并在医生的护佑下得见人世。被婆婆无数次诅咒和嘲笑的祖列依哈终于走出噩梦，拥有了自己的孩子。她的母性全面激发，在因为吃不到东西没有奶水时她不惜割破自己挤出鲜血喂养孩子，在孩子因为她幽会情人出去寻找她昏迷而被救后，她毅然斩断了和情人的关系，专心抚养孩子。当孩子萌生逃离移民村、去他向往的列宁格勒学习艺术的愿望时，祖列依哈虽然也伤心，但终于选择了放手，这与婆婆对儿子穆尔塔扎的控制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祖列依哈挣脱女性的狭隘私欲、正视孩子的独立人格的一个举动，证明她最终成长为一名拥有独立人格的成熟的现代女性。小说结尾，远望孩子坐船离去而心痛欲绝的祖列依哈返身回来，伊格纳托夫在等她，两个历尽沧桑发已灰白的昔日恋人终于靠近，祖列依哈重又获得了力量和激情。

三、小说的灵性意义——爱之真谛

《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出版至今都一直受到热烈的关注，大部分评论将其归入女性文学。诚然，小说书写了女性灵魂觉醒与自身解放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力荐这部小说的著名女作家乌利茨卡娅在为其撰写的前言中，不仅高度评价它“具有真正文学的品质——直击人心”，难掩兴奋地“衷心祝贺作者的这部处女作，也祝贺读者读到这样棒的小说”，认为“这是个精彩的开端”，而且特别肯定：“雅辛娜的小说无疑是女性小说，讲述了女性的强大和柔弱，……在劳动营、地狱般的监狱背景下的神圣母性……年轻的女作家成就了这样一部彰显地狱里的爱与温柔的宏大小说。”[①]作者本人也承认她“在祖列依哈这个人物中注入了所知道的关于鞑靼女性的一切”，觉得“这是关于女性由软弱变强大的故事”，但是针对将这部作品归入“女性小说”的看法，她不以为然：“这是一本讲述幸福是多么苦的书。祖列依哈来到西伯利亚，拥有了爱情、朋友、儿子，去往地球的角落对她而言变成了幸福。”[②]是的，失去了一切的祖列依哈经历了炼狱般的生活而最终拥有了一切，获得了幸福；不仅如此，小说中的几个重要人物都在荒岛般的移民村里获得了新生和解放。所以，小说虽然如历史学家谢·别里亚科夫所认为的遵循苏联小说中把一位东方女性从家庭专制和宗教麻痹中解放出来的范式建构情节，但是这个有关苏联经典的联想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祖列依哈与众多人物的解放对于苏联解体后的今天有着耐人寻味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小说的着眼点不仅仅是反思过去，而是跨越历史与当代鲜活的现实结合起来，给出了当代人疗愈心灵、在喧嚣纷争的世界中找回自我的一种可能，这恰恰是这部作品成功的秘密。

祖列依哈从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并被剥夺了一切的社会最底层妇女，逐步实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并最终获得自身的完全解放，这是祖列依哈自性运作与其身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共同作用产生的奇妙结果。一无所有的祖列依哈被驱赶到远离故土和固有环境的土地上，反而使这个封建家庭里的女子获得释放，成为了一个社会人，开始参与到社会的改造中去。“女性的社会改造就是作为社会存在的女性对社会的改造，就是指女性以人的身份参与广泛的社会活动，把社会改造成为人的社会，改造成为真正有利于女性自由发展的社会。”[③]所以迈出家门，离开深受传统观念禁锢的祖辈聚居之地是祖列依哈参与社会的第一步。她内在所依赖同时也在束缚她的人与环境不存在了，她在新的自然环境、新的人群中实现了自我的改造，而自我的改造与社会的改造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女性的自我改造显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改造女性社会角色的传统性和保守性。……另一方面是改造女性

① Улицкая Л. Любовь и нежность в аду//Ясина Г. Зулейха открывает глаза.Литагент АСТ.М., 2015. С.1

② http://libryansk.ru/nacionalnaya-literaturnaya-premiya-bolshaya-kniga-2015-goda/（丘特切夫布良斯克州立科学普及图书馆网站）

③ 禹燕：《女性人类学》，第41-42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社会活动的狭隘性，使女性更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①]祖列依哈在移民地逐步挣脱传统社会赋予她的作为妻子和媳妇的固定模式，虽然婆婆总是在恶梦中审视和怒斥她完全背离了传统的新生活，但她在现实中早已无法停下追求自我的脚步，偶尔在梦中也开始勇敢地与婆婆的阴魂抗争；而她所从事的劳动也远远超出了她原来的家庭劳动的范围，从而具有了社会意义。“女性……不仅通过自己的创造活动逐步把非人化的自然改造成‘属人的’自然，而且，女性还以自己特殊的活动方式从事着特殊的自然创造，这就是人类生命的创造。”[②]是的，祖列依哈不仅展现了她在自然方面的创造能力、生存能力，而且她还进行了生命的创造，创造和养育一个新的生命使祖列依哈完全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和无限的勇气与创造力。在冰天雪地的地狱般的西伯利亚，祖列依哈体验到此前生命中从未有过的最好生活，她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女人和母亲，在她面前展开了整个一个世界。

在祖列依哈逐步焕发出生命风采的同时，她周围的几位男性主人公也渐次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最基本、最真实的生存考验中，在直面自然的斗争中，在与所谓管制者的周旋应对中，他们都找回了自我并实现了自我的追求和价值，和祖列依哈一样“睁开了眼睛”。新移民中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有的信奉多神教也有的是无神论者；有来自苏联各个角落的俄罗斯人以及鞑靼人、摩尔多瓦人、楚瓦什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等，也有来自德国等地的外国人；有秉承古老传统的农民，也有受现代文明浸染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人都背井离乡，汇聚到西伯利亚的安加拉河畔，在荒无人烟的森林边上建起了移民村。他们完成的不止是地理位置上的迁移，而更是身心的再次解放。他们如祖列依哈一样仿佛是乘坐诺亚方舟来到一座远离人类的孤岛上，开始了创世纪般的劳动，这本身就是一部悲壮的史诗。无论是哪个种族、何种身份、什么信仰，在这个临时构建的奇异社会里他们意外地获得了平等——同样是被抛弃的人，同样要为生存而战，而且为了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他们必须团结劳作，共同努力，由此他们又结成了一个生死相依的命运共同体。监管者伊格纳托夫从移民的对立面慢慢融入到这个集体，统筹安排衣食住行，为所有人的生命负责，赢得了被管制者们的爱戴。他对女人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不允许自己有温情、只因生理欲望而与女性交往，变成真正地爱上祖列依哈，甘愿为她付出一切；流放前因受运动冲击而导致失忆的莱贝医生，竟然在这个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与世隔绝的地方与早先的自己链接，唤醒了医学记忆，不仅成功救助了祖列依哈母子，而且成为全体移民健康的守护神；画家伊孔尼科夫在按照上级指示绘制政治宣传画的同时，也画出了自己心目中真正的艺术。最神奇的是，在对移民村第一个新生命——祖列依哈的儿子优素福进行教育和培养的事情上，这些来自列宁格勒的专家教授都不遗余力地贡献了力量，给了他绘画、医学、法语等各个领域全面而优质的教育，最重要的是，给了他一个宏大明亮、没有阴霾的世界，在他心田里播下了自由和爱的种子。令一心想让他传承自己衣钵的医学教授莱贝遗憾的是，优素福最终听从自己的内心选择了艺术，正是为了这个追求使他离开母亲奔向心目中的艺术之都列宁格勒。

小说中祖列依哈经常给儿子讲述的有关神鸟谢姆鲁格的传说，很好地诠释了这些经历生死考验的移民能够顽强生存并得以找回自我的真正原因。传说有一只住在世界最高峰上的美丽吉祥的鸟儿，鞑靼族叫它谢姆鲁格。当地球上的鸟儿陷入纷争时，大家决定去请谢姆鲁格来做他们的国王。为数众多的鸟儿在飞往世界最高峰找寻谢姆鲁格的路途上，经历了“探求”山谷里意志的考验、“爱情”山谷里相思的考验、“知识”山谷里求知欲的考验、“淡然”山谷里平衡情绪的考验，大部分鸟儿没有经受住考验而死去，幸存的鸟儿来到“团结”山谷，感受到“我为大家，大家为我”的温暖，没想到紧接着就是“虚幻”山谷里扫荡一切的痛苦经历，又有很多鸟儿死于绝望。最后只有

①② 禹燕：《女性人类学》，第42、41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三十只意志最为坚强的鸟儿爬到了“解脱”山谷，等待它们的是永恒的寂静，这里就是谢姆鲁格的宫殿，然而在这里它们没有看到谢姆鲁格，它们看到的只是自己。它们终于明白：原来它们自己就是谢姆鲁格。这个祖辈流传下来的神话是优素福与故乡联结的重要的精神纽带，它使在异乡成长、由现代教育培养出来的优素福得以与民族之根相连，也道出了人类得以解脱需要经历的考验及真谛：找回自我。巧合的是，几位知识分子为了致谢为移民活过第一个冬天做出过最大贡献的四个人（包括伊格纳托夫和莱贝在内），决定以“七只手”（因为这四位有七只手）命名这个移民村，而“七只手”的俄语发音正是谢姆鲁格。为生存而战的移民村历史与寻求解脱真相的鞑靼族传说不谋而合——爱是一切的根本，爱是人类的精神之源，这也正是小说的题旨之所在，是它不同于一般女性小说的灵性意义之所在。在当今这个科技化、信息化高速发展、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取代人的作用、而人的信仰与精神普遍迷失的时代，《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宛如从远古传递过来的一部“爱之书”，提醒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初心，启发我们进行找回自我的灵魂思考。

正因为此，《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获得了从严苛的文学批评家到普通百姓以及官员的广泛好评和喜爱；也因为小说描写极具画面感和镜头感，于是很快被改编成剧本并投拍影视，掀起了如苏联时期一般文学与影视结合的热潮，在苏联解体后文学中心主义时代早已远去的今天，令人再次感受到文学真实的力量和无穷的魅力，成就了可以载入当代俄罗斯文学史册的“祖列依哈现象”。

【作者简介】侯玮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当代俄罗斯文学以及苏联文学。主要研究成果有专著《当代俄罗斯小说研究》，另外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动态研究》《国外文学》《俄罗斯文艺》等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